

星丛传记文库

Гус

胡斯

Мартин Лютер

马丁·路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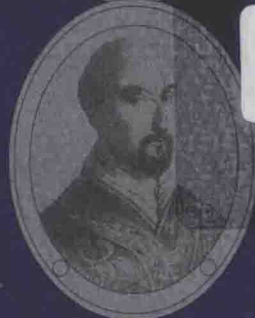
Кальвин

加尔文

Лююла

罗耀拉

【俄】菲利波夫等著
曹继荣 老草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星丛传记文库

Гус

胡斯

Мартин Лютер

马丁·路德

Кальвин

加尔文

Лююола

罗耀拉

【俄】菲利波夫等著
曹继荣 老草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irel Publishing House

XINGCONGZHUANJI
WENKU

星丛传记文库

胡斯 / 1

..... [俄] 菲利波夫 著

马丁·路德 / 55

..... [俄] 波罗佐夫斯卡娅 著

加尔文 / 147

..... [俄] 波罗佐夫斯卡娅 著

罗耀拉 / 233

..... [俄] 贝科夫 著

附: 大宗教裁判官托圭马达 / 291

..... [俄] 巴 罗 著

致读者 / 349



胡 斯

[俄] 菲利波夫 著

目 录

前言 / 4

第一章 / 6

胡斯的青少年时代——在布拉格大学——对于僧侣对世俗政权态度的看法——扬·涅波穆克——派别斗争

第二章 / 12

威克里夫对胡斯的影响——传教的最初几年——布拉格神学家对威克里夫学说的批判——新大主教兹贝涅克——胡斯同民间迷信的斗争及其对臆造奇迹的批判——捷克人民作家胡斯：正字法和词汇的改革

第三章 / 20

大主教的不满——胡斯去职——神甫尼古拉案件——罗马事件——国王瓦茨拉夫与大主教兹贝涅克的争议——德国硕士与捷克硕士之间的斗争——库特纳霍拉胡斯朝觐国王——胡斯在大学生问题上的作用——德国教授和硕士离开布拉格

第四章 / 26

新教皇——胡斯党人对大主教的控诉——胡斯对焚书的抗议——对胡斯的诅咒和他的大胆的讲道——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胡斯关于十字军远征的辩论——耶罗宁(布拉格)的话——沃克萨火烧教皇训谕——处决扬、马丁和斯塔舍克——神学系反对胡斯——“倒退的人”——胡斯自愿流亡

第五章 / 33

康斯坦茨公会议和胡斯的惨死

结语 / 52

胡斯的学说及其历史作用





前 言

胡斯在宗教改革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路德派新教作家认为,他是路德的直接继承者,东正教神学家几乎承认他是东正教徒。甚至在天主教的著作家们中,也有一些人对胡斯怀有崇高的敬意。只举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例如在史籍中以埃涅阿·希尔维奥闻名的庇护二世^①,就曾对胡斯的勇敢精神给予高度的赞扬。

显然,在对胡斯的所有评价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他的学说,而是他的生平,尤其是他的英勇殉道事迹。这是完全合理的。

胡斯的学说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个人魅力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学说,而在于捍卫自己的信念中所表现出的勇敢坚毅——胡斯在这方面的意义远远超过他留下来的卷帙浩繁的著作。

如果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把胡斯看成是某种片面性哲学的、宗教的甚至是狭隘民族主义学说的继承者——那就是既不理解胡斯个人,也不理解胡斯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宽容异教,要求思想和信念的绝对自由,要求学说和生活、言

^① 人文主义者埃涅阿·希尔维奥·皮克罗米尼,1458—1464年为罗马教皇,号庇护二世。



论和行动的完全一致——这才是胡斯的真实写照，这才是他与许多宗教的、社会的和民族的改革家所不同的地方。至于胡斯的学说是不是东正教传统的回归或者是不是新教的先声，我们认为这个争论不仅是悬而未决的，而且完全是无聊的。

毋庸置疑，胡斯像研究和尊敬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威克里夫^①一样，深刻研究了并深挚尊敬许多东派神学家，但是，第一，胡斯虽然吸收了许多外来的东西，仍可有许多独到之处。认为他只是其他活动家的学生和继承人，这是贬低他个人的作用；第二，胡斯的生平要比他写的所有书都重要得多。他的一生特别是他悲惨的结局，不是使胡斯接近东派和西派神学家，而是使他足以与诸如苏格拉底和布鲁诺这样的思想活动家和殉难者相提并论。

^① 威克里夫(1320—1384)英国神学家,英国和欧洲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对胡斯和马丁·路德有重大影响。建议没收教会土地,否认教士有赦罪权。其学说遭到教皇格列高利11世连续五次的谴责。



第一章



胡斯的青少年时代——在布拉格大学——对于僧侣对世俗政权态度的看法——扬·涅波穆克——派别斗争

扬·胡斯早期叫做胡西涅茨的扬,生于波希米亚森林或捷克森林附近的胡西涅茨村——一个离巴伐利亚边境不远的小村落。

胡斯的生日不详,就连生在哪一年也难以准确断定。人们常把7月6日说成是他的生日,实际上这是他的忌日。胡斯党人之所以选择了这一天,是为了纪念胡斯,因为他们认为死是灵魂的新生。某些历史学家因此而把生日忌日搞混了。也有人从胡斯升入大学的那一年来简单地推算他的出生之年,但是他们忘记了在14世纪和15世纪大学低年级学生中,与小孩子同堂而坐的不乏满口胡须的小伙子。不管怎样,通常认为胡斯生于1369年^①。

关于胡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材料很少。他现在的名字“胡西涅茨的扬”,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被同学们简称为胡斯。而“胡斯”捷克语的意思是鹅。同

^①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胡斯生于1371年。



学生们大概是拿这个绰号戏弄他，当然没想到这个名字却载入了史册。

胡斯的出生地胡西涅茨村住的都是捷克人，但这里几乎已是捷克人和德国人的民族分界线。胡斯的父母都是农民。后来胡斯即使在最荣耀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忘记他来自平民。他对缺乏知识而又极其贫苦的普通人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胡斯在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即被天主教诅咒的时期，曾写过一篇反对封建暴力和农奴制的文章。

关于胡斯父母的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除了扬之外还有几个儿子。胡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布拉格上学。在布拉格他像当时所有的穷苦学生一样，靠在教堂里唱歌和打杂挣钱糊口。关于胡斯这一阶段的生活，在他的文章中仅有支离破碎的记载。在一篇文章中胡斯写道：“那时我是一个饥饿的孩子，用面包做成小勺挖豌豆吃，最后连小勺也吃进去。”胡斯很早就有当神甫的念头，也许正是为此父母才送他上学的。按照胡斯的话说，当初他想当神甫只是觉得能过好日子。

初等学校毕业后，胡斯进了布拉格大学自由艺术系，大致相当于德国人所说的哲学系，但所不同的是这个系是进入三个高级系必不可少的预备阶段。在大学里，用胡斯自己的话说，他不放过一切机会，既参加一切重要的活动，也参加一切无什么意义的活动。不过胡斯参加轻浮的活动仅限于那些毫无害处的游戏。

他在品格方面还是律己很严的。他非常热爱劳动，但喜欢穿漂亮衣服，喜欢跟朋友聊天。看来胡斯获得自由艺术学士学位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教授们并不认为他有特别出众的才华。在考试成绩榜上他名列“中等”。然而提到教授中的许多人，胡斯却抱着深挚的尊敬和感激之情。他称一个教授是“演说明星”，称另一个教授是“像最后审判日号声一样的出色的传教士”。

可以断定，胡斯获自由艺术学士学位是在1393年。第二年他获神学学士学位，又过两年即1396年获得自由艺术硕士学位。此后胡斯未能再晋升，没有达到神学博士学位，终生为硕士。捷克语也称他为扬·胡斯先生，这是胡斯党人对他的尊称。



胡斯在去康斯坦茨公会议^①(或称康斯特尼茨公会议)前写的一封信中,感慨万千地顺便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他劝自己的学生不要学“坏样子”,并列举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种种过失。胡斯写道,“不要迷恋阔气”,并说阔气的硕士服装曾使他很开心。所谓“塔巴得服”,翼式呢子服,风帽和白领,所有这些都是当年硕士和博士所喜欢的。胡斯还说到他对参加硕士们凑份子的宴会也不无热情。他还是个棋迷,他说:“下棋常常下到使我发怒。”

在大学同学当中,胡斯很受敬重。胡斯在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后,被布拉格大学捷克社团“捷克派”推举为学士学位的主考。此后不久他就当了神甫(约1400年),接着被选为系主任。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胡斯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受威克里夫和其他作者的文章的影响,以及由于对神甫崇高使命感的信念,胡斯从一个活泼开朗的人几乎变成了一个苦修教徒。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胡斯尚无意于任何改革的计划,甚至也有着当时的许多粗俗的迷信。他获得学士学位那一年,刚好是布拉格城的所谓纪念年(1393年)。一位传教士就此发表训导,列举了罗马教皇施予教会忠实儿子的恩惠。这次讲道给胡斯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像其他学士一样加入了游行队伍。他也像其他人一样作了忏悔,并把身上仅有的4文钱给了听取忏悔的牧师,以求赎罪。“在这一天,”胡斯后来说,“我买了赎罪券,但此后我只有啃干面包了。”这次忏悔,最后一次鲜明地表现了胡斯受周围环境影响所沾染的偏见。

后来胡斯在布道的讲坛上对过去自己的愚昧迷信作了公开的批判。“当我在年幼无知的时候,”胡斯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曾经很迷信,但是了解了《圣经》之后,我明白了自己过去的荒诞。”

大学毕业后不久,各式各样的疑惑开始困扰着他。他阅读了对天主教状况具有相当理性观点的一些捷克作家如马捷依(扬诺夫的)和施蒂的文章,阅读了威克里夫的一些哲学的(而不是神学的)文章。但是对胡斯信念的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他在所谓伯利恒教堂所从事的讲道活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当时

① 康斯坦茨公会议是1414—1418年天主教会在德国南部康斯坦茨城召开的会议。公会议是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译者

捷克教堂的一般情况。

胡斯在大学的那几年,对于捷克人民来说是激烈的宗教政治事件的年代。一方面,捷克国王瓦茨拉夫^①和德国公爵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另一方面,僧侣因争权与王权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国王瓦茨拉夫与布拉格大主教争吵不休。这位大法师是当时最典型的高级教士之一。他的活动始于嗜好宴会和舞会,在舞会上他以舞姿超群而大出风头。他还是个狩猎迷。一次大主教身染重病,痊愈后忽然变成了一个卑劣的伪君子。这种改变根本不适合国王瓦茨拉夫的口味。因为“走上了真理道路”的大主教变得高傲自大,不仅与宫内官员争吵,而且同几乎所有的捷克上层宗教界人士争吵。

一次国王忽然想到要靠自己的权力建立一个新教区。大主教极力反对,派自己的副主教扬(波穆克的)到他的已被国王夺去的教区批准修道院院长的选举。国王赶到布拉格,大发雷霆,下令逮捕大主教、副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大主教逃跑了,但是他的下属却遭到严刑拷打。国王亲自动手把大主教的代表打得“鲜血淋漓”。他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吃惊,放了大主教代表,吩咐有关拷打之事不许向任何人说及。但是副主教扬(波穆克的)被国王的奴仆背地里打得皮开肉绽,以至于感到需要灭迹才好。他们捆住了他的手脚,晚上9点将他扔入浑浊的伏尔塔瓦河中。

我们披露这件事不仅是为了说明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关系,而且是因为扬(波穆克的)的名字有时与胡斯的名字搅在一起。问题是后来耶稣会教徒把这位副主教尊为圣者扬·涅波穆克,并且竭力拿对这位毫不出色的高级教士的纪念来对抗对胡斯的纪念。涅波穆克被当成了捷克王国的庇护圣徒,从胡斯党人那里没收的胡斯的肖像被当成了圣者涅波穆克的形象,而在胡斯的故乡胡西涅茨竖立了涅波穆克的雕像,为的是“铲除邪教的根源”。最后还编造谎言,说涅波穆克的遭难不是因为违抗国王的命令,而是因为他的信念:似乎是他不愿意出卖忏悔的秘密。这种无稽之谈还写进许多历史教科书。不妨指出,布拉格居民知道涅波穆克被沉水后,除极少数僧侣拥护者外都毫不为此痛心,甚至赞同国

^① 瓦茨拉夫(卢森堡的)四世是捷克国王查理一世之子,1378—1400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78—1419年为捷克国王。



王。

为了说明胡斯观点的发展，很有必要看一看他是怎样看待国王和僧侣之间的纠纷的。后来在对胡斯的指责中，有这么一条，说是在扬（波穆克的）沉水的时候，胡斯已经是学士了，却没有公开谴责国王的行为，显然在这件事上对国王的行为是持赞同态度的。胡斯对这种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同时也承认，他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谴责过大主教及其下属的行为。

国王与大主教的纠纷尚未停息，又掀起了反对瓦茨拉夫的新的风波。就在胡斯成为神甫的时候（1400年），国王被罗马皇帝鲁普雷希特（普法尔茨的）^①选定的德国选帝侯废黜爆发了战争。捷克人民站在自己的国王一边，大多数大主教站在选帝侯一边。在捷克一些城市，甚至在布拉格定居下来的德国市民阶级也支持选帝侯。布拉格大学硕士中的许多人也表示赞成德国觊觎者的意见，但是斗争以瓦茨拉夫的胜利而告终。在捷克大学中，德国派的处境变得颇为难堪。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德国教授加入了捷克的保守派或教权派。

大学里的斗争主要是神学与经院哲学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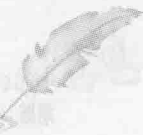
然而国王很清楚地懂得这场争论的政治背景，非常关注这场争论，一直站在无条件地批评僧侣行为的那些人一边。

当时人民中的各阶层都出现了僧侣的反对派。甚至神甫中也有人在审视双方之后，称教皇的赎罪券是不高明的欺骗。布拉格公民大声疾呼，要求讲道不能光用拉丁语和德语，也要用捷克语。这一最迫切的要求，令人想起因胡斯的名字而很快远近闻名的伯利恒教堂的建造过程。

最初想到专为捷克语讲道建教堂的人是布拉格的一个富商克尔日。国王不仅准许开设教堂，而且使大主教也表示认可。德国硕士和天主教大教堂的神甫竭力反对捷克人讲道，但是他们没能封住伯利恒教堂，教堂里很快涌现出一批善于辞令的传教士，就其威望而言，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胡斯在该教堂讲道时所享威望的十分之一。

胡斯有着坚实的素养来适应人民传教士这一角色。他学习了通常被称为巴

^① 鲁普雷希特（普法尔茨的）——1400—1411年在位。



黎硕士的马捷依(扬诺夫的)的著作,提高了自己的演说才能。胡斯曾在圣米哈伊尔教堂讲道。当时罗马教皇的热心捍卫者、胡斯称之为“神偷的最大的敌人”的僧人贝纳克也在这里讲道。胡斯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业已形成,曾有多次公开的表露。比如有一次他在布拉格市民瓦茨拉夫·切什日家,关于扬(波穆克的)沉水问题和国王与高级教士的斗争问题跟别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争论者说,国王犯下的罪过只能通过许多祈祷才能消弭。胡斯激烈地反驳这种意见,但同时也谴责了上层宗教人士的行为。在这里,胡斯经常见到上面提到的伯利恒教堂的创建人商人克尔日。毫无疑问,正因为胡斯与克尔日认识,所以才派他到教堂当传教士的。胡斯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章



威克里夫对胡斯的影响——传教的最初几年——布拉格神学家对威克里夫学说的批判——新大主教兹贝涅克——胡斯同民间迷信的斗争及其对臆造奇迹的批判——捷克人民作家胡斯：正字法和词汇的改革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几乎把胡斯的一切活动都说成是受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威克里夫的影响。甚至捷克历史学派的首领帕拉茨基^①起初也支持 15 世纪形成的这个观点。那时候胡斯的敌人竭力把他说成是英国“邪教徒”的亲传门徒。

威克里夫的学说是大家所熟悉的。起初这位经院“现实主义”学派神学家和哲学家仅仅是反对罗马的过分要求；不断地论战渐渐吸引了他，开始直接指责和批判罗马教廷的教义。1382 年伦敦召开了公会议，会上讨论了取自威克里夫文章的 24 项原理。会议认为这些论题一部分为邪说，一部分是错误的，但是威克里夫从来就没有遭到严重迫害，直到 1384 年也就是胡斯登上传教讲坛前 16

^① 帕拉茨基·弗朗齐歇克(1798—1876)——捷克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著有止于 1526 年的《捷克人民史》。他为研究胡斯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

年安然去世。

威克里夫的一些哲学文章在布拉格广泛流传,这是到牛津听英国教授讲课的大学生带回去的。14和15世纪的时候,大学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这是因为有共同的语言——拉丁语。那时候拉丁语不像现在这样没有生气。在印刷术发明推广之前,亲自到外国大学听讲是积累知识的主要方式之一。就连教授们也采取这种方式。14世纪末查理四世的女儿和英国国王理查二世联姻,也促进了捷克王国和英国关系的密切。这些事实都说明英国对胡斯的影响。胡斯接触到威克里夫书籍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胡斯读到了威克里夫的文章?是什么文章?现在有一点可以断定,就是胡斯真正了解威克里夫的神学批判。这是他开始在伯利恒教堂讲道之后,也就是他个人的信念几乎是最终形成之后。很早以前胡斯所了解的只是威克里夫的哲学论文^①。

作为哲学家,威克里夫热烈赞同把现实存在看成是抽象概念的经院现实主义。所谓惟名论者则反对这种学说,他们认为抽象的思想只起个记号或符号的作用。威克里夫的哲学观点很为布拉格大学所推崇,他的原理常常被作为讲义的基础,即使最热心的天主教徒也是如此。胡斯在开始传教活动之前,就曾亲手转抄过威克里夫的一些论文。斯德哥尔摩图书馆还保藏有一份他的抄稿(1398年)。这是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人攻占布拉格后送给图书馆的。在抄稿页边空白处胡斯作了批注,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作者的深挚尊敬。威克里夫的一些论点似乎还使胡斯大为惊异。他在一个地方写道:“但愿上帝让威克里夫进天国!威克里夫啊,威克里夫,你使那么多人迷惑!”

一位晚期的塔博尔派——大家知道,塔博尔派是胡斯的追随者——作家证实,有一次胡斯亲自说道:“威克里夫的书打开了我的眼睛,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这句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胡斯性格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不断地追求真

^① 关于威克里夫对胡斯的影响程度,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需要说得详细一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威克里夫的哲学思想对胡斯思想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并非胡斯在一切方面都继承了英国神学家的学说——这种意见是根据胡斯本人在康斯坦茨公会议的记述作出的。胡斯说,他接触到威克里夫的学说(神学的)不早于1403年,而读到他的哲学论文大约是在1396年。